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十五回 龍門縣將星降世 唐天子夢擾青龍

詩曰：羅通空結鳳蕭緣，有損紅妝一命懸，  
雖然與弟將仇報，義得全時信少全。

貞觀天子說：「丞相，朕欲兩國相和，與羅通結為秦晉之好。不想這畜生無知，傷了公主。朕的不是了！故而請你到殿，將原舊地方歸還你邦，汝君臣不必怨恨。寡人即日班師，留一萬人馬在此保護，以算朕之陪罪。」屠封聽言，不勝之喜，說：「我王萬萬歲！」立起身來，退出午門，回轉賀蘭山，自然另有一番言語。君臣兩下苦無戰將強兵，所以不敢報仇，只得忍耐在心。

不表番國之事。如今講到羅通正在逍遙殿，只見四名校尉上前剝去衣服，綁到銀鑾殿。朝廷大喝說：「我把你這小畜生千刀萬剮才好！寡人昨日怎樣對你講？屠爐女傷了你兄弟，也算兩國相爭誤傷的。他有十大功勞向於寡人，也可將功折罪。不遵朕旨意，不喜公主，只消自回營帳，不該把他殺死！可憐一員有情女將，將他屈死，你怎生見朕？校尉們，與朕推出午門梟首！」

校尉一聲：「領旨！」推出午門去了。此時眾公爺龍顏大怒，沒有人敢出班保奏。不要說別人不敢救，就是一個嫡親表伯父秦叔寶也不敢上前保奏。大家呆著，獨有程咬金想起前日討救之時羅家弟婦之言，不得不出班保奏一番。

連忙閃出班來叫聲：「刀下留人！」說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冒奏天顏，罪該萬死！」朝廷說：「程王兄，羅通違逆朕心，理該處斬，為甚王兄叫住了？」咬金說：「陛下在上，羅通逆聖應該處斬。奈臣前日奉旨討救曾受我弟婦所囑。他說：『羅氏一門為國捐軀，止傳一脈，倘有差遲，羅氏絕祀。萬望伯父照管。』臣便滿口應承，故此弟婦肯放來的。雖這小畜生不知法度，有違聖心。萬望陛下念他父親羅成功於社稷，看臣薄面，留他一脈。臣好回京去看羅家弟婦之面。」朝廷說：「既然王兄保奏，赦他死罪。」咬金說：「謝萬歲！」傳旨赦轉羅通。羅通連忙跪下說：「謝父王不殺之恩。」朝廷怒猶未息，說：「誰是你的父王！從今後永不許你上殿見朕。削去官職，到老不許娶妻。快快出去，不要在此觸惱寡人！」羅通領旨退出午門，回進自己營中，與眾弟兄講話。各將埋怨不應該如此失信，太覺薄情了。如今公主已死，說也枉然，只有罷了。

不表小弟兄紛紛講論。單說朝廷傳旨殮葬屠爐公主屍首，駕退回營。群臣散班，秦、程二位退出午門，遇到羅通，叔寶說：「不孝畜生！為人不能出仕於皇家，以顯父母，替祖上爭氣，一家親王都不要做，自拿來送掉了。如今削去職份，到老只好在家裡頭。」羅通說：「老伯父，不要埋怨小姪了，到是在家侍奉母親的好。」咬金說：「畜生！既是事親好，何必前日在教場奪此帥印？為伯父好意費心，用盡許多心機說合來的，何苦把這樣絕色佳人送了他性命！如今朝廷不容娶討，只好暗裡偷情。當官不得的，要娶妻房除非來世再配罷！」羅通說：「伯父又來了，既然萬歲不容婚配，理當守齋到老，怎敢逆旨。伯父保駕班師緩緩而行，小姪先回京城。」咬金說：「你路上須當小心。」羅通答應道：「是！」就往各營辭別。當日上馬，帶了四名家將，先自回往長安，不必去表。

如今過三天，這一日貞觀天子降旨班師，銀鑾殿上大排功臣宴。元帥傳令三軍擺齊隊伍，天子上驢驕馬，眾國公保駕，炮響三聲，出得木陽城，赤壁康王同丞相與文武官，一路下來，見了朝廷，大家俯伏，口稱：「臣赤壁康王候送天子。」貞觀天子叫聲：「狼主平身。賜卿三年不必朝貢，保守汛地，寡人去也。」康王稱謝道：「願陛下聖壽無疆！」留下一萬人馬，保守關頭，木陽城原改了康王旗號，狼主退歸銀鑾殿，這話不表。

再說天子一路下來，不一日早到中原汛地。那些地方文武官員迎接，打得勝鼓，班師旗號已到大國長安，卻好天色傍晚，當夜不表。次日天子升坐，諸卿朝恭已畢，徐茂公俯伏啟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臣昨夜三更時候望觀星象，只見正東上一派紅光衝起，少停又是一道黑光，足有半高，不上四五千里路遠，實為不祥！臣想起來才得北番平靜，只怕正東外國又有事發了。」朝廷說：「先生見此異事，寡人也得一夢兆，想來越發不祥了。」茂公說：「噫！陛下得一夢兆，不知怎樣的緣由，講與臣聽，待臣詳解。」天子叫聲：「先生，寡人所夢甚奇。朕騎在馬上獨自出營遊玩，並無一人保駕，只見外邊世界甚好，單不見自己營帳。不想後邊來了一人，紅盔鐵甲，青面獠牙，雉尾雙挑，手中執赤銅刀，催開一騎綠馬，飛身趕來，要殺寡人。朕心甚慌，叫救不應，只得加鞭逃命。那曉山路崎嶇，不好行走，追到一派大海，只見波浪滔天，沒有旱路走處。朕心慌張，縱下海灘，四蹄陷住泥沙，口叫：『救駕』。那曉後面又來了一人，頭上粉白將中，身上白綾戰襖，坐下白馬，手提方天戟，叫道：『陛下，不必驚慌，我來救駕了！』追得過來，與這青面漢鬥不上四五合，卻被穿白的一戟刺死，扯了寡人起來。朕心歡悅，就問：『小王兄英雄，未知姓甚名誰？救得寡人，隨朕回營，加封厚爵。』他就說：『臣家內有事，不敢就來隨駕，改日還要保駕南征北討。臣去也！』朕連忙扯住說：『快留個姓名，家任何處，好改日差使臣來召到京師封官受爵。』他說：『名姓不便留，有四句詩在此，就知小臣名姓。』朕便問他什麼詩句。他說道：『家住遙遙一點紅，飄飄四下影無蹤。三歲孩童千兩價，保主跨海去徵東。』說完，只見海內透起一個青龍頭來，張開龍口，這個穿白的連人帶馬望龍嘴內跳了下去，就不見了。寡人大稱奇異，哈哈笑醒，卻是一夢。未知凶吉如何，先生詳一詳看。」茂公說：「阿！原來如此。據臣看來，這一道紅光乃是殺氣，必有一番血戰之災，只怕不出一年半載，這青面獠牙就要在正東上作亂，這個人一作亂了，當不得了！想我們這班老幼大將，擒他不住，不比去掃北，就是三年平靜了。東邊乃是大海，海外國度多有吹毛畫虎之人，撒豆成兵之將，故而有這殺氣衝空，此乃報信於我。卻幸有這應夢賢人。若得夢內穿白小將，尋來就擒得他青面獠牙，平得他作亂了。」朝廷說：「先生！夢內人那裡知道有這個人沒有。這個人有影無形，何處尋他？」茂公說：「陛下有夢，必有應驗。臣詳這四句詩，名姓鄉坊都是有的。」朝廷說：「如此先生詳一詳，看他姓甚名誰，住居那裡？」茂公說：「陛下，他說：『家住遙遙一點紅』，那太陽沉西只算一點紅了，必家住在山西。他縱下龍口去的，乃是龍門縣了。山西絳州府有一個龍門縣，若去尋他，必走在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住。」『飄飄四下影無蹤』，乃冬天降雪，四下裡飄飄落下沒有蹤跡的，其人姓薛。『三歲孩童千兩價』，那三歲一個孩子值了千兩價錢，豈不是個人貴了？仁貴二字是他名字了。其人必叫薛仁貴，保陛下跨海徵東。東首多是個海，若去徵東，必要過海的。所以這應夢賢臣說，保了陛下跨海去平復東遼。必要得這薛仁貴徵得東來。」朝廷叫聲：「先生，不知這絳州龍門縣在那一方地面？」茂公說：「萬歲又來了。這有何難？薛仁貴畢竟是英雄將才之人，萬歲只要命一人能人到山西絳州龍門縣招兵買馬，要收夠將士十萬；他們必來投軍。若有薛仁貴三字，送到來京，加封他官爵。」朝廷說：「先生之言有理！眾位王兄御姪們，那個領朕旨意到絳州龍門縣招兵？」

只見班內閃出一人，頭戴圓翅烏紗，身穿血染大紅吉服，腰圍金帶，黑煨煨一張糙臉，短頸縮腮，狗眼深鼻，兩耳招風，幾根狗嘴須，執笏當胸，俯伏塵埃說：「陛下在上，臣三十六路都總管、七十二路大先鋒張士貴，願領我王旨意，到龍門縣去招兵。」朝廷說：「愛卿此去，倘有薛仁貴，速寫本章送到京來，其功非小。」張士貴叫聲：「陛下在上，這薛仁貴三字看來有影無蹤，不可深信。應夢賢臣不要到是臣的狗婿何宗憲。」朝廷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士貴道：「萬歲在上，這應夢賢臣與狗婿一般，他也最喜穿白，慣用方天戟，力大無窮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。是他若去徵東，也平伏得來。」

朝廷說：「如此，愛卿的門婿何在？」士貴道：「陛下，臣之狗婿現在前營。」

朝廷說：「傳朕旨意，宣進來。」士貴一聲答應：「領旨。」同內侍即刻傳旨。何宗憲進入御營，俯伏塵埃說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小臣何宗憲朝見，願我王萬歲萬萬歲。」原來何宗憲面龐卻與薛仁貴一樣相似，所以朝廷把宗憲一看，宛若應夢賢臣一般，對著茂公看看。茂公叫聲：「陛下，非也。他是何宗憲，萬歲夢見這穿白的是薛仁貴，到絳州龍門縣，自然還陛下一個穿白薛仁貴。」朝廷說：「張愛卿，那應夢賢臣非像你的門婿，你且往龍門縣去招兵。」張士貴不敢再說，口稱：「領旨。」同著何宗憲退出來，到自己帳內，吩咐公子帶領家將們扯起營盤，一路正走山西。

列位呵，這張士貴你道何等人？就是當年雞冠劉武周守介休的便是他了。與尉遲恭困在城內，日費千金，一同投唐。其人刁惡多端，奸猾不過。

他有四個兒子，兩個女兒。大兒名喚張志龍，次兒志虎，三兒志彪，四兒志豹，多是能征慣戰，單是心內不忠，奸計多端。長女配與何宗憲，也有一身武藝；次女送與李道宗為妃。卻說張家父子同何宗憲六人上馬，離了天子營盤，大公子張志龍在馬上叫聲：「父親，朝廷得此夢內賢臣，與我妹丈一般，不去山西招兵，無有薛仁貴，此段救駕功勞是我妹丈的；若招兵果有此人，我等功勞休矣。」士貴道：「我兒，為父的領旨前去招兵，你道我為什麼意思？皆因夢中之人與你妹丈相同，欲要圖此功勞，所以領旨前去。沒有姓薛的更好，若有這仁貴，只消將他埋滅死了，報不來京，只說沒有此人。一定愛穿白袍者，必是你妹夫，皇上見沒有薛仁貴，自然加張門厚爵，豈不為美？」

那番四子一婿連稱：「父親言之有理。」六人一路言談，正走山西絳州龍門縣，前去招兵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朝廷降下旨意，卷帳行兵，到得陝西，有大殿下李治，聞報父王班師，帶了丞相魏徵眾文武出光泰門，前來迎接。說：「父王，兒臣在此迎接。」

「老臣魏徵迎接我王。」朝廷叫：「王兒平身，降朕旨意，把人馬停紮教場內。」殿下領旨，一聲傳令，只聽三聲號炮，兵馬齊齊紮定。天子回了諸將進城，眾文武送萬歲登了龍位，一個個朝參過了，當殿卸甲，換了蟒服。差元帥往教場祭過旗纛，犒賞了大小三軍，分開隊伍，各自回家。夫妻完聚，骨肉團圓。朝廷降旨，金鑾殿上大擺功臣筵宴，飲完御宴，駕退回宮，群臣散班，各回衙署，自有許多家常閒話。如今刀槍歸庫，馬放南山，安然無事。

過了七八天，這一日魯國公程咬金朝罷回來，正坐私衙，忽報史府差人要見。咬金說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史府家將喚進裡邊說：「千歲爺在上，小人史仁叩頭。」咬金說：「起來，你到這裡有何事幹？」那史仁說：「千歲爺，我家老爺備酒在書房，特請千歲去赴席。」咬金道：「如此你先去，說我就來。」史府家將起身便走。程咬金隨後出了自己府門上馬，帶了家將慢慢的行來。到了史府，衙門報進三堂。史大奈聞知，忙來迎接。說：「千歲哥哥，請到裡邊去。」咬金說：「為兄並無好處到你，怎麼又要兄弟費心？」史大奈說：「哥哥又來了，小弟與兄勞苦多時，不曾飲酒談心。蒙天有幸，恭喜班師，所以小弟特備水酒一杯與兄談心。」咬金說：「只是又要難為你。」